

鸿案相庄

「鸿案相庄又一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非如是，焉得白头偕老哉？」

且说天都峰一役后龙王身死，天龙教群魔无首，残存部众大多逃散至周边的北疆西域部族之中，再难找寻。而留下的教众多是昔日的天王旧部，此时厉苍天终于挣脱囹圄，十八年前的诸多误会也已尽消解了，正道武林当年受奸人挑拨蒙蔽才误杀天龙教众多忠君之士，如今自觉理亏，也不再为难天王部众。然而现下临近圣堂出世，圣堂之钥却仍有一半不知所踪，天王便邀诸位武林耆宿一同商议此事，东方未明身为武林盟主，自然名在其列。东方未明收到天王传书后便即刻动身，才继任逍遥谷掌门的谷月轩也随师弟前往华山议事，其间种种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因天王修书时谷月轩尚未继任掌门，故而不在于受邀之列。东方未明独自置身于厉苍天卓人清柯降龙等一众耆老之中，听他们又是叙旧又是打机锋，只觉得头昏脑胀，恨不得立时把这盟主转交给谷月轩去做，也好清清爽爽转身回洛阳与朋友喝酒去。就在他快把华山派议事厅地板上的砖有多少块都数清时，几位掌门终于打够了机锋，决议要天王就此毁去圣堂之钥，好叫这纷扰武林百年的病灶彻底铲清。

东方未明见此间事了，立刻借口脚底抹油溜出了正厅。厉苍天看他离去，面上虽有犹疑，却也未拦他。东方未明出门后在主峰广场转了一圈，却不见谷月轩踪影，只好抓了几个华山弟子挨个儿问询了一番，才知道大师兄往后山论剑坪去了。

华山险峻，他一路往山顶寻去，被朔风一刮，便冻得脸颊绯红，也不免把身上的披风紧了紧。他一路运使凌波微步，不过半盏茶时间已奔至后山，隐隐便见到一抹青色人影立在一棵郁郁青松下。

东方未明远远瞧见谷月轩，便朝他走去。他刚踏上论剑坪，谷月轩便转过身来朝他一笑，待他走到身边时，已张开双臂，将师弟揽进了怀里。眼下时值深秋，华山本就高寒，论剑坪上山风呼啸，更是冷风一挨便如刀割。谷月轩穿得厚，一身玄门正统内力又极精纯，东方未明被他揽在怀里，周身为谷月轩的体温包裹，即刻便不觉山风凌人。

只是东方未明却没有心思去体味谷月轩怀中的温度，才刚被谷月轩揽住，下意识便伸手要去推他胸膛，好借力叫自己脱身。一来他现在身为武林盟主，已不再是刚被谷月轩捡回来时不过舞勺的小少年，总是不愿在外被人看见自己与谷月轩这般牵扯不清的模样的；二来数月前谷月轩才为他受过大难，险些十死无生，即便卧床休养了一月身子也仍未彻底复元，上旬又在天都峰一战时为人挡招受了内伤，现在却在华山吹这寒风，实在叫东方未明担心得紧。

左右想来，东方未明怎么肯老实待在谷月轩怀里让他替自己挡这山风，只是他要挣脱却也不敢真正使力，他怀有奇遇，故而修习的也大多是阴狠毒辣的外家功法，只怕一不小心又要循着前车之鉴害谷月轩平白受苦，便只轻轻在谷月轩身前一推。然而谷月轩将他搂得颇紧，却是不能轻易挣脱的。东方未明一试不成，便低声轻轻喊了一声：“大师兄。”

谷月轩听出东方未明语气别扭，便后退半步放开了他，只是双手仍虚虚搭在东方未明腰间。东方未明抬眼瞧他，就见到谷月轩面色苍白，耳尖都被山风吹得微红，东方未明心里一紧，抬手就往谷月轩颈后探去，触手竟是微凉的，显然是经脉亏损、本源枯竭之相。而谷月轩仍旧只是低头看着他，面上微微带笑，好似对自己的身子状况浑然未觉一般。东方未明不免心中更急，便一边伸手去解自己身上的披风想给谷月轩披上，一边道：“师兄怎么在这种地方吹风，都要冻出风寒了。早知道方才在正厅时我就该把你强留下来。”

谷月轩笑着摇摇头，便按住了东方未明的双手，将他方解开的衣结又系了回去，说道：“师弟与天王议事，涉及武林密辛，便不是我该听的，自然需要回避。”

东方未明见谷月轩如此，倒也不勉强，只是老老实实站在原地任他摆弄，嘴上却有几分委屈：“这又有什么需要回避的？他们华山掌门听得、丐帮帮主听得、少林方丈也听得，凭什么我们逍遥谷掌门就听不得了？左右不过是那些关于圣堂的破事，谁又稀罕了？何况就算师兄不愿意留在正厅陪我，怎么也没人带你去厢房坐一坐，总也好过在山上吹风。”

“是我自己要来的。华山故人太多，总有我不愿见的，在此地至少清净。只是没想到反而要未明替我担心，倒是师兄思虑不周了。”

谷月轩虽然话里带笑，声音平缓温和，但东方未明又如何听不出来他的言下之意。无瑕子与曹岱为儿女许下的婚约本就被谷月轩一拖再拖，又经历诸多波折，现下谷月轩经脉亏损身子大恙，如何做得了华山的东床快婿？既然当初的约定已如煎水作冰再难履行，相见也不过徒添尴尬罢了。东方未明听他如此说，心中更是愧悔。他知道谷月轩话说得含蓄温柔，又毫无责怪自己的意思，可是害得谷月轩平白受难的人说到底还是他，思及此处，东方未明的面色也不禁阴沉下来。

谷月轩看他变了脸色，自然猜出小师弟又在自责，又无奈地开口安慰道：“未明又在瞎想了？这些事情，你都不必为我担心。至于过往的……意外，也都是我心甘情愿，未明不必在想。”

然而谷月轩的安慰听在东方未明耳中何异于火上浇油，谷月轩见小师弟依然低着头满脸郁色，也知道东方未明的心结决计不是一两句话便能开解的，便也只好叹了口气，牵起东方未明的手朝论剑坪外走去。

二人离开华山后，并未取驰道径直返回洛阳，而是在西北几处要地又停留了数日。东方未明如今身为武林盟主，自然有不少随之而来的事务缠身，西北大小门派受天龙教之乱影响最深，他也不得不各处奔走帮衬。期间东方未明担心谷月轩，怕他感染风寒内伤恶化，多次劝他先返回洛阳，谷月轩却仍坚持随他一路奔波。二人并辔驰行，竟与天都峰一役前无异，只是现下境遇却与昨日大不相同了。

直到半旬后，二人才终于返回逍遥谷。东方未明一路上为大小事务提心吊胆，他本就年纪小，又是第一次主持这许多繁杂事务，纵使有谷月轩在旁辅佐，也累得蒙袂辑屦心力交瘁，恨不得倒头便睡直至不知天地为何物。但他顾及谷月轩的伤情，仍是强撑着往忘忧谷配了一趟药，煎好监督着谷月轩喝下，又为他施针一番后才安下心来。

然而即便回到逍遥谷，武林盟主的担子却也不是轻易便能卸下的。东西南北大小门派的传书雪片般地寄来，信鸽多得几乎在逍遥谷的廊下挤不下脚。东方未明舟车劳顿后好不容易得了一夜安睡，却一醒来又要处理诸多传书事物。他看着书房里高高堆起的案牍，腹诽恨不如直接将武林盟主丢给大师兄做得了，但是转念想到谷月轩身有伤病万万不可劳神，便心中一冷，也只好唉声叹气地认命审阅起文书来。

武林门派的传书信鸽来得快，他回谷的消息传得也快。东方未明才在书房坐了半个时辰，正看文书看得瞌睡，突然听见耳畔破风之声极迅疾一响，他也不回头，右手朝窗边的方向一挥，再张开时手中赫然握着一小块从酒坛上拍下的泥封。东方未明手还未张开时，便已知晓来人是谁了。他放下手中的信纸，笑着翻出窗外，果然见到一位红衣剑客与一位背着琴的少侠，不是傅剑寒与任剑南又是何人。

“好兄弟，我就知道是你们。”东方未明笑着将方才被傅剑寒当暗器丢的泥封丢回了傅剑寒身上。傅剑寒倒也不躲，任由那泥封轻轻砸中自己，又落在地上，他也朗声笑道：“东方盟主可算回来了，怎么也不知会我们一声？哥们几个还等着邀盟主一起去喝酒呢！”

“唉，”东方未明闻言叹了口气，面上的笑意也尽去了，“可别这么喊我了！这盟主的位置当真不好做，杂七杂八的事物也太多，叫我头都晕了。我真恨不得把这位子丢给我大师兄，也好开开心心随兄弟几位喝酒逍遥去。”

任剑南身为铸剑山庄少庄主，自小对武林中大小事务耳濡目染，自然清楚东方未明如今是如何焦头烂额，便丢给东方未明一个同情的眼神。而傅剑寒无门无派，向来是潇洒惯了的，只咂了咂舌，反而笑道：“既然不愿做，那便不要做了嘛。我瞧你大师兄是个稳重好人，让他做武林盟主不也挺好，左右没人会反对的。”

东方未明听他这么说，却不回答，只是皱了皱眉。若是以往，他早就抛下这些俗务跟着好酒友们偷溜出谷了，只是如今谷月轩本源受损又伤势未愈，叫他实在放心不下。谷月轩本就是因他而受

的无妄之灾，他又哪能这般轻易地让大师兄再替自己受案牒之劳？

任剑南本就性格敏锐，见东方未明半晌不答话、又满脸郁色，便觉得莫名担心，也开口道：“东方兄？可是遇上什么难事？”

“有什么事说出来就是，江湖上有什么事是不能大家一起解决的？”傅剑寒倒是不以为意，“东方兄，咱们可是约好等打完天龙教就要痛痛快快喝一场的。倒不如我们先大醉一场，再一起回头对付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。”

傅剑寒说完，便伸手要去拉东方未明，显然是一副今日不把他拽去喝一场就绝不罢休的气势。然而他还未碰到东方未明，身后远远有人唤了一声：“任贤弟。”三人循声一回头，就看到谷月轩手中拿着一封书信走来。

任剑南瞧见谷月轩，当即便眼睛一亮，也唤道：“谷世兄！”

谷月轩听他喊得亲切，微微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好久不见，令尊身体如何？庄中一切都好么？”得了任剑南肯定的回答后，便又转向傅剑寒，朝他拱手行了一礼：“傅少侠别来无恙。”

傅剑寒难得被人这般正经地问候，也只好照着谷月轩的样子还了一礼，嬉笑着回道：“谷掌门别来无恙。上次在天都峰多承你照拂了，还未来得及道谢呢。”二人先前并无往来，天都峰一役时才算是正式相识，目下寒暄一番后便再无话可说。只是在天都峰时谷月轩为傅剑寒挡下不少天龙教众的暗招袭击，傅剑寒常听东方未明说大师兄的好话，又对他心有感激，也对谷月轩格外有好感些。

东方未明见谷月轩手中拿着书信，已猜到大师兄来寻他必然是有要事相商。东方未明知道大师兄想必是见自己焦头烂额的样子，想为自己分忧，才去替自己捡阅各派传书，然而一想到谷月轩身体抱恙仍要为自己忧心，不免面色又沉郁了几分，眉头也微微蹙了起来。他有些抱歉地瞧了瞧站在一旁的两人，开口道：“傅兄、任兄，看来我今日实在不能抽身，恐怕这酒要欠到下回才能履约了。”

傅剑寒虽然面有失望之色，仍是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。而任剑南则是开口向谷月轩道：“谷世兄来此想必是有要事罢？若有用得上剑南的，万请明示。”他许久不见谷月轩，开口也不免殷勤些。

谷月轩听他这般讲，先是笑着答了谢，才沉声说道：“这信是天王送来的。”

三人闻言俱是一惊。固然自天都峰一役后，江湖上下都已知晓天王是心怀大义的凛然之士，然而天龙教与武林正道二十年来势同水火，其间龃龉芥蒂又怎能在一朝一夕间轻易化解。任剑南与傅剑寒都下意识问道：“可是天龙教又要对正道不利？”

东方未明在华山议事时曾于厉苍天有许多接触，纵然厉苍天对他态度奇怪、神色多有犹疑，他却也知道厉苍天与龙王不同，着实是一位义人。故而东方未明反应也与二人不同，只朝谷月轩问道：“大师兄可看过信了？信中说了什么？可是与天龙教迁向西域有关？”

“未明猜的不错，的确与此事有关。”谷月轩点了点头，眉间却有化不开的担忧，“只是此信同样与你有关。”

东方未明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会与天王扯上关系，不免一愣。谷月轩又继续说道：“天王在信中说他已集结当年的旧部，要循着天山古道去碎叶河以西的地方安置生息。只是……”谷月轩顿了顿，眼中的担忧更甚，“只是……天王修书来，并不只为告知盟主天龙教往后的去向。未明，他邀你与他同行。”

谷月轩一语听在在场三人耳中，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乍响。三人一时只面面相觑，却也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东方未明皱眉回忆了一番先前在华山的经历，却也觉得自己只不过与天王打了个照面，连寒暄都未有，又怎么会突然被天王青眼相加，邀往西域同行呢？他抬头茫然地去瞧谷月轩，而谷月轩也只摇了摇头，同样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。

“只是这信中还付着一张小笺，说若你到西域与天王相见，他便把一件事关武林的秘密说与你听。”谷月轩说完，已面沉如水，他将手中的信纸与一张薄薄的小笺递给东方未明，东方未明接过信后草草读了一遍，更是茫然。

四人一时俱是无言，半晌后东方未明才突然开口，打破了沉默：“想来这所谓密辛，又是与圣堂相关的了。”

“不错，我也是如此猜测。”谷月轩点了点头道，“莫约是天王认为未明你如今身为武林盟主，这秘密理当告知于你，而邀你往西域去，应当是怕走漏风声，又引起纷争。”

“只是一半的圣堂之钥已在华山被毁去，就算圣堂现世，其中的秘宝也无人可以觊觎了。”东方未明说道，“圣堂的那些糟心事本该已彻底了结才对。但是我却想不通，事到如今天王又有什么秘密非要与我说？总叫人有些放不下心来。”

东方未明语毕，几人又是一番无言。然而这次打破沉默的却是两声轻咳，东方未明立时一惊，伸手便去探谷月轩的手腕，他一触手便察觉谷月轩脉相细如绷弦、内息滞涩，乃是当年中了自己血中的蛊毒遗下的病根，而又有一丝寒阴之气滞于经脉中，想是天都峰一战所受的内伤未愈，反而在奔波劳碌中又加深了。

他听谷月轩咳嗽，又看他面色苍白，心中已是一紧。探过脉后东方未明知道他内伤久治不愈反而越拖越重，只想这新伤旧疾都是自己害得大师兄染上的，便更加内疚。一时间再不去思考那些什么圣堂天龙教一类的恼人杂事，只顾着担心谷月轩的伤势了。

东方未明转向屋中取了九花玉露丸来叫谷月轩服下，看师兄面色稍缓后才略略平静，只是一颗心仍旧吊在空中不得安宁。他先是瞧了瞧谷月轩，又瞧了瞧一旁同样面色严肃的傅剑寒任剑南二人，思量了半晌才叹了口气道：“天王的邀约，我只怕要推拒了。傅兄、任兄，不瞒二位说，我师兄在先前天都峰一役时受的内伤至今未愈，我要在旁照顾，实在是抽不开身。天王口中的秘密，左右是与圣堂相关的，如今既然圣堂之钥已毁，倒不如叫这秘密也随之一同埋葬才好，我也不必再知道了。只是日后可能要麻烦两位替我往西北走一趟，打探打探天龙教的消息，看看他们西迁后是否真的就无二心。龙王残党狼子野心，实在不得不防。”

“你我兄弟一场，又何必这么扭扭捏捏的！”傅剑寒性子洒脱，哪里受得了东方未明突如其来的正经模样，“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替你往西域跑一趟，也好顺路去尝尝北疆佳酿。你安心待在洛阳照顾你师兄就是。”

任剑南也点点头，附和道：“不错，我们之间何须言谢。况且谷大哥既然有伤未愈，你留在他身边也是应当的事。”

“未明不必如此心焦，我没事的。”谷月轩一直沉默着任由东方未明又是把脉又是喂药地摆弄了半晌，此刻才终于开口，语气仍是平缓温和，丝毫听不出有内伤在身：“只是我倒的确也不赞成你随天王往西域去。一则你现在身居要位，武林仍有诸多事务需你定夺；二则龙王残党多在西域藏身，此时余孽未除你便只身前往，着实不妥。”说着，他又顿了顿，语气低沉，很有些自责愧悔之意，“说到底还是愚兄此身无能……若是我与你一同前往，也能放心些。”

“大师兄！”东方未明听谷月轩这般自责之言，心中一时隐痛。诸事皆是因他而起，又怎能轮到谷月轩为他愧疚？他唤了谷月轩一声，声音随即便低落下来：“我不去便是了。没能治好你是我的错，怎么反而是师兄为我自责？大师兄日后也莫再讲这种话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傅剑寒一向看不得别人自苦，便开口插话打断了二人间有些沉郁的氛围，“东方兄就算出了事也还有我们兄弟帮衬，谷掌门何必如此。倒不如好好养伤，看东方兄今天为案牍文书头疼的样子，日后多得是离不开谷掌门的时候呢！”

任剑南见他插嘴，也点点头道：“是这个理。”说完，又像是想起什么似地突然笑起来，“不过现在我倒是想起前几日来路上在洛阳听到的传闻呢。”

他一说，傅剑寒便被勾起了好奇心，连声追问后任剑南才道：“我在洛阳茶馆时听人讲东方盟主和他掌门师兄在西北剿灭龙王残党、助各大门派重建复兴的传闻。当时便有人说东方盟主年纪小，怕是管不得事。随后就有人接他的茬，说‘东方盟主身边有他掌门师兄跟着，谷掌门成名日久又常行走江湖，自然会照料他师弟’，叫路人莫操闲心，”说到此处，他又笑起来，仿佛忍俊不禁似的，“然后又有人说，‘如此看来，不就是大家听东方盟主的，盟主听他掌门师兄的么！’现在瞧谷大哥说反对东方兄往西域去，东方兄即刻就说不去了，倒还真这样呢。”

傅剑寒听完登时也笑起来，边拍了拍任剑南的肩边道：“当真如此！往日里东方兄就最听他大师兄的话，老是‘大师兄’长、‘大师兄’短的，不知道的还要以为谷掌门是东方兄亲娘呢，当真把东方兄管得服服帖帖的。”

四人间原本凝重的气氛被傅剑寒与任剑南二人一搅便轻松起来，东方未明原本尽是担忧的脸色也变得好看许多。他与二人又叙了几句，约好日后必要一同痛饮一番，才送二人出谷。只是转过身来瞧见谷月轩时，便又不免有几分愧悔与心焦。

“大师兄……”他愣愣地望着谷月轩许久，只觉得满心都是纷杂的话语，到嘴边时却一句也说不出。

“未明。有些事情既已过去，便无需再为我自责。何况意外本就是意外，我从不曾怪过你，从前不会，往后也不会。”谷月轩见小师弟眉头紧蹙的低落样子，亦是不忍，便捉了东方未明的手，引着他将手放到自己颈侧，“你瞧，我这不是还好好活着么，有未明在我身边，又怎么会有治不好的伤？”

东方未明的手虚虚地搁在谷月轩颈边，指尖触及他的皮肤，其下血液流动脉搏跳动的轻震也从相接的肌肤处传来。他在心里默数谷月轩脉搏跳动的次数，竟也没来由的一阵安心。

谷月轩见东方未明虽不说话，神色却略变得轻松了些，便知道自己的安慰起了效果。谷月轩静静地瞧了眼前的小师弟好一会儿，看他小小年纪却被自己累得总是面有郁色，便觉得十分心疼。又过了半晌，谷月轩才又开口道：“未明，我要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”

他本想让东方未明就此放心，莫再为他伤神，只是想好的话在心里绕了两圈，说出口时却鬼使神差地变了味，一时间竟连谷月轩本人也愣住了。

东方未明听谷月轩开口，立时猛地抬起头来，眼中尽是殷切，他急急地应道：“大师兄要我做什么事情，直说就是了。莫说是一件事，就是十件事、一百件事、一千件事，我也做得。”

谷月轩原本并无什么事情要求东方未明为他做，他对东方未明的好，一向是不求回报的。直到方才鬼使神差地开口前，谷月轩都不曾想过自己对东方未明竟有所求。他心中固然迷茫，只是话一出口，便自然而然地又接了下去：“我方才说，有你在身边，便不会有治不好的伤。未明，我要求你的事情，就是要你留在我身边、莫再离开我。固然有云道天地为逆旅，往来皆过客。只是我……”谷月轩说到此处，却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了，只好咬咬牙接道，“我只求你留在我身边。”

说完，谷月轩又顿了顿，这才回过神来一般连忙找补道：“只是……只是此事全凭你心意，未明若是想去江湖闯荡游历，我自然也不会强留你。”

“大师兄这是什么话！”谷月轩话音刚落，东方未明便连忙应道，“这江湖我已闯过了，再没有什么要看的東西。我自然会留在你身边，日后没有你同行，我哪里也不会再去！”

自谷月轩因他血中的蛊毒受了九死一生的苦后，东方未明就总觉得自己亏欠谷月轩实多，想到大师兄时心中总是愧悔。现在有了回报补偿谷月轩的机会，自然十分高兴，只想着就算是刀山火海他也愿意为谷月轩去闯，就算即刻谷月轩要他的性命，东方未明也能二话不说便给了他，又何况是这样的要求呢？既然谷月轩要他留在自己身边，莫说是这一生一世，就算是往后轮回生生世世都要他在谷月轩身边，他也绝不会拒绝。